

續
古
文
辭
類
纂

傳狀類三

續古文辭類纂十六

曾滌笙葛寅軒先生家傳。

先生諱大賓字與森號黃軒葛姓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爲湘鄉人曾祖世珍祖生霞父長添世有隱德先生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識恬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以自得也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錢南園侍御澧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誼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既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跬步必衷於古訓學徒遊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豪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恥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湘潭朱聲越之學

行以勉其門人弟子弟子高第者我先大夫竹亭公及陳君道著籍最早晚歲又得黃君星平鄒君魯道皆登甲科知名於時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傳嬗賡續篤守矩矱吾鄉風氣清古士人循循不敢僭越禮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論者以爲淵源一本於先生彼南面民上司政教之柄其流風餘韻得比於一諸生被人之深且久如此者曾幾人哉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葛字微露周字蓋木工飾周姓廢主爲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墓易主卜日乃祭事寡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嘗藥生徒有餽必歸以獻常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入門數呼母母方與仲兄負暄後院間聲趨出而屋後山忽頽壓坐席破碎里之人以謂先生誠孝之所感也母歿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既葬衰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縷服闋每祭必泣盡
哀以爲常兄弟五人既分居矣逋負纍纍無以自存先生
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卽有所入絲髮不以自私兄弟歿
則庀其喪無子爲之立後羣從諸婦各受職業室以大和
道光二年 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有司舉先生應詔或
勅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以躁求耶十二年壬辰
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
生年才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子二長榮蔭早歿次榮館
孫三封泰先晉封梁孫女二人其一歸吾弟國華曾孫鎮
堡鎮嶽先晉縣學生員後其世父榮蔭先生命也篤慎而
好學積善之報殆將於是在

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取士名
目繁多宋司馬光請開十科以求賢其目至爲賅簡今世

官人專出於進士之一途蓋有科而無目矣會典所著特
科有三曰博學鴻詞曰經學曰孝廉方正鴻博科再開經
學科一開當時皆稱得人孝廉方正之科 詔開六七次
而由之以踐歷顯仕者特少或舉天下而無一人赴部應
試者則何也豈 朝廷所以旌別此科其法有未善與抑
有司者漫不矜慎舉非其人與以湘鄉言之道光初元舉
先生咸豐初元舉羅君澤南未可謂都非其人也夫誠得
其人在上者固當思所以致之耳彼膺斯舉者豈汲汲哉
曾滌笙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節母蔡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王光府君家微也姑劉
氏人端嚴匡救無所假借節一朝之食分之二日併三人
之事責之一手舉家事精靡劇易壹委節母不以何問他
人節母則先雞鳴而興豫其未至後斗轉而息補其闕疑

箕。拘。無。塵。井。汲。無。滿。半。米。寸。薪。必。珍。必。戒。諸。娣。媵。次。第。入。門。節。母。躬。其。難。者。讓。其。易。者。自。親。舍。及。眾。私。室。衣。垢。則。澣。之。綻。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羣。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慈。以。甘。飧。就。溷。浴。爲。之。潔。除。羣。從。或。忘。其。母。而。母。節。母。節。母。亦。忘。其。非。已。出。也。乾隆三十年乙酉舅席珍府君卒。明年玉光以毀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年二十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成材。未期耳。入則泣血。柴立茹檠。自盟出則抱子奉姑。怡聲疊疊。益屏去華飾。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約其口。與體。以及其孤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率其娣媵。與其子。姓傭奴。各有專職。土無寸曠。人無晷暇。俛拾仰取。賓祭有經。豬雞肥碩。蔬果怒生。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石。逮姑之暮年。穀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矣。年二十七歲而卒。婦蔡氏亦以節著。

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家婦也乾隆四十三年
戊戌歲大饑節婦將嫁其父輔世貧不能具禮宗族或助
之結褵之貲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爲裝遣之節婦陰返其
錢置稗薦中而繫鑰匙其端父歸而室無見糧引鑰則錢
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惟本歿時節婦亦二
十八歲由是捐棄萬事壹從節母求所以事祖姑劉孺人
之法黎明劉孺人興節母執筭侍左節婦自右約之及盥
節母奉水節婦奉槃及食婦具饌母侑之及寢三世聯牀
聽於無聲劉孺人卽怒節母負牆竦懼節婦從容改爲以
適厥指卽疾病婦煮藥母嘗而後進夜則番宿遞侍衣不
解帶一夕節母起墮牀折脇二骨節婦號泣就援之母戒
屏息無合劉孺人得聞知也劉孺人晚而喪明手足痿痺
挽筮輿日遊庭中節母肩前節婦肩後其後劉孺人九十

而終節母且六十矣二脇骨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盜入室劫母衣刃傷節婦指及肘創甚亦不醫而竟無恙論者以爲孝徵神或相之云道光九年節母歿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歿實八十有三其前五年歲在己亥均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福田先生篤行君子也數爲余述誦兩世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行省題旌婦女凡烈婦殉左者別具一疏一高宗皇帝常下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爲行不貴苟難也然未俗士論往往以矯激卓絕之行爲難觀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難孰踰是哉

曾滌笙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曾祖永昌 皇贈武功將軍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

皇贈武功將軍父文燦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兗沂鎮
總兵君諱廷相字讓木河閒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
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下未成進士時大學士和坤當國
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國知子欲一燕見能
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班候選嘉
慶二年謁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攝惠州河源
縣事河源藍阿和博羅陳爛屐四永安曾鬼六聚徒煽亂
君至縣三月即擒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秉綬及總督
吉慶曰陳曾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擒翦其左翼賊所
負恃以羅浮山爲窟耳若裹糧入山窮力四捕陳曾可弋
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爛屐四曾鬼六之亂總督飲鴆死
知府擬遣戍而君以前請得不坐六年星移潮州揭陽縣

揭亦劇邑也莠民何阿常李阿七倡爲天地會聯八十餘鄉分爲兩股各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爲名暗圖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戶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七千人屯於赤巖頭我兵裁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聞吹螺四面眾譁曰賊至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彀中設子母礮佐以鳥槍近則發擊之窮人與火闕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旦日率所部登山適會他軍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三巢阿常投首阿七聞之益糾餘孽謀再舉君從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追及長樂擒之其年八月又擒海盜姚阿麻於是送部引見之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亟市瓌貨日至奸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間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

徒乃爲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窮則入海亡命
爲吏者莫敢誰何苟以諱飾偷安羣盜無憚日以充斥故
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爲先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
見之 命旣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不得行又二歲勦獲
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明會匪眾號四萬人崇
玉海盜號二萬也入 見以功升知州歸復任揭陽十四
年徙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督百公齡治尙威猛懲刈奸
宄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吾欲有所縛子能之乎君曰何
也百公曰洋商吳阿三阿三者大猾費積巨萬多干國紀
君歸夤夜部勒胥役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取之曰
斬斬之至破門擒阿三比還署關說者數輩賂金三萬至
雞鳴增五萬平明十萬不可卒致阿三於法張保之寇海
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內噓學顯來降保

亦思歸善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多
與衛辭曰彼真降使者無害其偽也雖衛何益從二僕棹
小舟徑至海與賊數百膠交刃成刃保出罵叱曰跪吾王
曰吾天子命豈屈若曹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卽跪
保曰吾以女爲海主蒙保乃效匹夫怒目恐人劉某畏死
者不來此矣保竄起揖君卽屏左君因語之曰十年來粵
中巨寇若藍阿和何阿常鄴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麻李
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亡有然今且奈何崇玉以
殺掠平民之故尙仗美誅况保縱橫海上十餘年殺二總
兵一參將三遊擊罪在不道今棄眾內首則魚肉耳曰汝
何慮之淺也 朝廷并包海外荒蕪萌生削逆育順以勸
來者猶懼不繼若革而自斃不訾之慶也學顯貸死有明
徵矣且智莫大於知幾行莫虧於食言禍莫酷於殺已降

女視劉某豈誘人徼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
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保降十九年補嘉應州
知州噓枯養瘠相濡以澤二十四年攝廉州知府簡法阜
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之爲政又能視地強弱以時
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八以卒子六人曰鳳翽
曰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逢年曰其年
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厯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循吏
者采覽焉

龍翰臣何雨人家傳

吾鄉自逆泉倡亂盜賊多而兵力弱外州縣禦賊率借助
團練近年以鄉兵復城禽賊者興安團練名最著實吾友
何君之力爲多君諱霖字雨人邑北鄉長樂團人也少讀
書入學爲廩膳生抗志高厲不屑屑治章句爲舉子業性

沈毅有心計嘗以術役致邑中貧富人莫測也咸豐五年五月興安土匪王狗滿趙庭蘭起事據縣中囚其令君聞變先以老弱藏鄉僻善處而與族弟進賢急走省門求援中途遇賊目劫君入其營君詭傾吐心膂談笑飲啖自若酒酣因謂王趙君等舉大事而不先收人望邑中如某某皆巨族能用眾儻人心不附其何以濟眾曰吾輩固亦念之特招之不來耳君詭眾若假吾利劍一良馬一吾往說若輩如反掌賊大喜如約君詰旦卽以邑中賢豪蔣方第等六七人至皆詭說稱賀歸心聽計賊益喜不疑君因就蔣君密約舉義會官軍自靈川擊賊獲勝賊攻全州者亦不克而敗數日閒脅從逃者無慮萬人六月初六日晡君見賊營中耳目非是恐謀洩乘閒歸告蔣君夤夜集鄉兵縛諸賊之在北鄉者而以餘丁分途守隘君與諸豪帥鄉

兵爲三路攻縣北郭初七日食時將及縣而君前所約西鄉團首岳峙楊映蘭亦以其兵至賊倉卒不及備其黨先期受君鉤致或反爲我用王狗滿以下皆就縛興安羣盜悉平初九日官軍至獻捷有攘邑紳功者故賞不時及而君於次年十一月戰死矣君自復城後口不言功獨以爲鄉邑姦民多官吏醜患不窮治與蔣君議捐助設守備申禁約違者治以法父老知君意且樂爲助而僉人輒不復賊黨恨君及蔣君次骨歲十月恭城賊陷灌陽君與蔣君各督所部鄉兵守邊隘積月餘賊不敢過君方欲以計困賊有自平樂來會者君與蔣君議增調丁壯移營前進過之十一月二十日師次茗田賊大隊忽旁從大風劫出鄉兵僅五百人續調者未至君與蔣君急磨礮抵禦力盡遇害賊遂田茗田陷興安文武官吏相率走避而君室廬在

北鄉者亦蕩然盡矣。初君禦賊時，其父某挈君之孤避難於省門，故得全。而蔣君之猶子從死者二人。北鄉團正同死者四人。丁壯陣亡者十餘人。吾鄉之述義勇者必嘖嘖稱曰興安北團也。

論曰：余於興安之事始識何君。君狀貌不逾中人，其機警靈變則天性然也。方君與蔣君主其鄉團時，立伍伯設名捕鉤致匪人不少，恕或以苛察越職譏之。余寓書以詢君，復書侃侃持論不少，屈蓋其中確有所見而不可以浮言奪也。夫議君者曰：越職行事則居是職者之不能事事可知也。今君死而尸位者存焉，願無人以越職議君者何哉！

魯通甫關忠節公家傳

公名天培，字仲因，一字滋圃，姓關氏，山陽人也。起家行伍，歷淮安城守營守備、揚州中營守備，獲私鑄王國英等十

八人署深陽營都司獲匪嚴加烈等二十五人移兩江督標左營守備歷中軍都司外海水師奇營守備奇營遊擊道光二年外洋獲盜最三年署吳淞營參將旋即真後二年東南方議海運海運自明以來輟數百年議者紛錯大府與公任其事六年二月督米船千百四十五艘米百二十四萬一千餘石自吳淞抵天津先期功最署太湖營副將明年署蘇松營總兵官旋即真十三年入朝上御便殿召見五次軍機記名明年夷事萌芽先是西南諸夷暹羅真臘安南之屬皆恭順受職貢惟英吉利最遠強點嘉慶間入貢嚴衛入海至是夷目律勞卑來不如約兵船駛至黃捕河水師提督李增階坐疏防落職而以公爲廣東水師提督公至則親慰重洋觀阨塞建臺守排鐵索軍務肅然東南倚以爲重公容貌如常人兢兢畏謹而洞識機

要口古應封悉中暇則習弓馬技擊技絕精在廣著籌海集識者比之戚少保云居虎門六年而禁煙事起當是時洋煙流毒徧天下前侍郎黃爵滋發其事 上命內外大臣雜議議定著爲令而英吉利躉船適至躉船者販煙船也公既習於海而前 欽差大臣林公則徐威略素著與公尤協力至則拘夷目錮其船船不得發獲煙土二萬二百餘箱焚之奏聞 上大悅敘功有差夷計不得逞明年四月驟師入浙江據定海分船溯大洋上天津詭投書乞和而前直隸總督琦善馳傳赴廣東林公以罪去於是和議興海防撤矣廣東邊海門戶曰香港虎門香港與衍易盤踞主省少紆遠虎門險狹海道曲折去省近虎門外列十臺最外大角沙角二臺屹爲東南屏蔽是年十二月夷攻大角沙角壞師船而大帥日以文書與往來冀得少遑

援夷不報命而急戰戰方交則拔書議和書報復戰晝夜
攻掠不已時諸軍集廣府者駐防滿兵督標撫標兵兵不
下萬人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民兵數萬而大帥所遣助
守臺者撫標二百人駐東莞提標兵二百人備策應由是
二臺日益孤危相繼陷沒二十一年五月夷進攻威遠靖
遠諸臺守者羸兵數百公遣將勸哭請帥無應者初公之
以海運入都也時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謂吾
祿命生當揚威死當血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已而
歎曰丈夫受國恩有急死耳終不爲妻子計公老母年
八十餘長子奎龍吳淞參將前卒幼子先遣歸及是乃絨
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公死後啓視則墜齒數枚舊衣數
襲而已公旣自度眾寡不敵而援絕乃決自爲計住靖遠
臺晝夜督戰已而夷大艦奄至公率遊擊麥廷章奮勇登

臺大呼督厲士卒自卯至未所殺傷過當而身亦受數十
創血淋漓衣甲盡溼事急呼其僕孫長慶使去長慶哭曰
奴隨主數十年矣今有急義不使主死而已獨全手持公
衣不可開公怒拔刀逐之曰吾上負 皇上下負老母死
猶晚汝不去今斬汝矣投之印長慶號而走比及山半回
顧公墮絕於地時二月六日也長慶既去懸丁自縊下下
負水多蘆根刺體如蝟卒負重創送印大府所而身復至
臺求公屍夷人嚴兵守臺則乞通事吳棗以情告吳某者
嘗爲漢奸公得之宥弗殺給事左右恒思所以報公至是
爲長慶說夷誠懇反復夷人義許之入求屍鏹交於胸長
慶膝行前徧索不得卒詣公所立處舉他屍數十乃得之
半體焦焉事聞 天子軫悼予騎都尉世職諡忠節 賜
葬如禮喪至之日士大夫數百人縞衣送迎道旁觀者或

痛哭失聲而長慶得公屍後復求得麥廷章之半體與公屍皆徒負以歸水陸七千里公葬後恒鬱鬱不樂言及公必泣下未幾卒

論曰甚矣。門之敗也。悲夫。可爲流涕者矣。方公之經營十臺累戰。皆捷奏。上公卿相賀。主上爲之前席嘉歎。至於再三。然而覺發於定海。詐成於天津。夷不爲無謀。要豈夷人能死公哉。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厲有階矣。長慶義士誠感犬羊。吳某奸耳。知感恩爲一日之報異哉。

吳南屏許孝子傳

許孝子巴陵人。縣之學生名伯泰。康熙間人也。歲大疫。伯泰之父聖行客長沙而病。伯泰馳侍疾。父病已而聞母在家病急時。官有施藥者。其藥良急。求得之。犯風下湘。溺死洞庭中。其夕母見伯泰來。飲已。以藥頃而汗出。病大蘇。呼

卒時年五十五先生又與先兄姻家其季女爲從子光朝婦云

吳南屏太常徐先生傳

先生諱法績字定夫一字熙巷涇陽人嘉慶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擢監察御史轉刑科給事中以禮科給事中主湖南鄉試旋奉命分往東河轉太常寺少卿還

朝未幾移疾歸道光二十三年卒於里先生志行正直而淡於進取始官翰林以親老屢告歸十餘年乃轉官既爲御史所上疏必闕大體上嘗嘉納爲刑科給事中稽察銀庫同官某與庫丁共爲姦匿雲南餉銀四十餘萬兩先生適充禮闈同考官及出乃發之其後庫大獄興先後管庫者以庫丁賄通姦伏法或以失察黜官而先生無預也是歲爲道光壬辰其秋主試湖南先生於文章主其正大

明切者副者入闈而卒先生專其事自房薦外必搜取其遺者同考官至聲晉先生不爲動榜出舉者多知名士而得於遺者六斂樹與今陝甘總督左公宗棠與焉今年同治庚午先生孫部郎某自陝以狀來且傳左公之言曰吾與吳某以遺卷獲收於先生吾任表墓可屬吳某爲先生傳嗟乎若左公者勳名冠世而親至先生之里撫其家人雖無爲文固不虛先生之舉矣而斂樹何爲者也且凡師門生云者大都泛泛人耳古之可道若韓退之之於陸宣公蘇子瞻之於歐陽以文章相授受垂光於無窮先生之賢不減陸歐陽而斂樹窮老江湖之上聲名不徹於朝廷文又不足爲一家之史以傳先生殊自慙也承左公之命而次其本末蓋非先生藉文於斂樹而斂樹附先生以有傳也

吳南屏程日新先生家傳

○○○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輩讀書誠長者而未及請問其行事近以訊之從甥程禮明禮明日我高祖也以老儒終鄉里以篤行高年鄉黨宗敬之其言行之詳遠矣莫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於家人代傳之相訓厲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少讀書而家極貧年十六卽爲人課童子師里胡氏請之以歲奉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三胡氏之奉或勸公遷就之人曰吾貧金多固善願吾已諾胡氏且吾始出而誘於利利可盡乎竟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奉學徒益進卒以教讀致有薄產遺之子孫今百餘年矣公應試於府列名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父尤之命復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嗟異之明歲更新守公又試得首

以入學焉此二事者雖微見問禮明固願有謁儻蒙賜爲
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永詔其後嗣其可乎余聞而稱
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
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親
而親又甚樂其子之有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其
有辭有辭焉藉之無問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
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皆不然也禮明之稱其先世約
而知要書而論之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
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先生諱煌日新其字年九十一乃
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婦偕及見元孫子孫繁盛多能繼
儒業者

自記曰李習之自言敘高愍女楊烈婦不後班堅習之
又高妙微至尙非班氏所及僕此傳及書義猴殆欲步

其後塵矣

吳南屏黃特軒傳

黃森字特軒居湘陰東北鄉長樂里長樂爲岳州走長沙古驛道地寬平四面倚山羅江流其閒下入湘水咸豐四年湖南起勇軍將東下勦賊賊復自安慶上犯陷武昌岳州急趨長沙時賊由水路掠船至羅江新市長樂人驚走而其里人有先在賊中者至是以長髮歸脅里中率錢米輸賊黃君爲里富室挈家去已而錢米大集脅者皆自取之眾怒曰此僞耳相與執而殺之已殺則又大恐乃請豪長者謀之皆尤眾人莫爲計黃君至曰殺此賊誠善今惟有團練耳爾等但能一心致死何患所須錢物無多少從我辦之眾大喜卽日戶閱壯丁具器械立幟於門別揀勇力數百人分營要隘是時巨賊已率眾南上而巴陵士賊

大起皆先在賊者一人輒倡數百眾劫奪村聚無敢抗者而楊某陳某爲之渠以千餘人入平江北界之岑川聞長樂獨執殺其黨首倡團練欲乘其未定破之岑川西去長樂五十里一日以四百人天未明而往長樂人不意其猝至黃君方與諸團首會食賊已近里許矣卽呼召其營勇獨五十人先往禦之山下小村地有長溝楊柳蔽翳各不相望見突相遇小橋間卽刺斃賊大旗一人連刺紅衣騎馬賊殺之卽其渠陳某也因大呼遠近皆應羣賊遽失魄癡立不能動勇益集直推刃仆之殺百數十人又追殺走者賊逃還岑川不能半卽皆走歸巴陵黃君旋又逐之巴陵新牆市土賊卽時皆散於是黃君名赫然聞數縣開省府盛獎其功其年五月提督塔公已破賊湘潭將收岳州營於長樂黃君與其團人常爲軍導軍進退皆依倚之明

年六月賊帥何某自通城以數千眾出巴陵殺數百人將
由長樂犯長沙黃君大集其勇他鄉團皆爭赴之幾二萬
人賊至巴陵關王橋距二十里聞礮聲大起卽退去是時
粵賊方與楚軍相持於湖北江西常以一股踞崇陽通城
窺湖南爲衝我心腹計我軍屢入擊破之旋復合聚黃君
嘗以團勇隨官軍勦賊通城賊先遁長樂人自是頗輕賊
而團事旣久貲絀不給練營亦遂停罷但以探候約相警
集而已又明年五月何賊自通城乘夜入巴陵將復犯長
沙卽捲旗輕行走長樂綠山嶺以入殺牧牛兒山中始覺
之遽出勇以鬪而四山皆有賊出遂驚潰挾妻子渡水入
南山賊亦不敢備其明日賊將渡水由古驛以上長樂水
南地屬平江與長樂合團其人復相聚禦之水上賊竟日
望之不敢渡抵暮遂縱火焚市屋下走三十里始渡水至

新市夜殺千餘人而長沙已聞賊城備完賊乃掠東境由醴陵萍鄉去蓋長樂團爲省城北蔽者且數年至是始不振黃君鬱鬱以爲恨年餘遂病疽以卒余因避兵早識黃君備知其團事始未其人意氣灑落異於尋常富人倉卒立事有非偶然者然余有以見團練之不易爲而今官吏一聞賊警輒以此責望於民者未察其實也當賊初起常以誑言鼓動一世之貧民彼貧民忌恨富民而欲壞之久矣皆謂害不及我而甚有利則孰肯出其死力以爲富民衛雖出錢財莫之應也應者亦陰挾兩端賊至卽迎之耳故凡爲團兵者必其鄉之人適然與賊角有夔離而後可用也而其地必深阻易守人必簡練習部分戰鬪氣力精專而又財用饒給然以居賊所必經地以與賊連歲持久則未有能也若黃君之爲團可謂能用其人其功效卓著

非僅保全其鄉。雖及其壞散之時。賊終息之不能逞殘於其人。而省城猶得其一二。阻遏之力。至其所恨。亦非人之所宜加過於君者也。故余嘗謂鄉團禦賊之事。獨宜聽民之所爲。而官無多預焉。何則。彼其身家。誠知自急。其形勢苟可合。而有恃固宜。有能因便而用之。若將以爲法令。而驅之使集。則民苟以其名相應。而黠猾之徒。妄爲侈張。以取媚於官。而漁獵閭伍之利。因爲武斷者。皆是也。此適足以餌賊而殃人。奚關練之有乎。余故紀黃君而備論之。如此。黃君早歲讀書。嘗以例貢生。應舉場。旣棄去。以其才治家。益興其產。而甚能施。故里人尤樂從之。其爲團練也。官以軍功。保奏加五品銜。賞戴藍翎。卒時年五十一。

吳南屏先考行狀。

先考研田府君旣歿之二十年。不肖中子斂樹。欲有表於

其墓既以請於戶部郎中上元梅先生伯言而許爲之文
矣謹具列男居世次先人之性行事迹大略如狀我吳氏
上世明初曰伏一公者始自南昌徙來巴陵之南鄉十有
四傳而至府君我憲大父府君諱書泰曾大父府君諱宅
揆大父府君諱傳經是生先考研田府君兄弟三人府君
次居長始吾家故貧先大父之世起有貲產爲里中富家
府君始讀書卽篤信宋儒之學期必行之於身嘗扁於其
塾曰學四字而爲之序以自勵取朱子淳熙入對時答人
語也爲文章理致深厚樸而不華試有司輒不利年三十
尙困童子試中時昆明錢公澧爲湖南學使待士嚴府君
當入場人擁失履覓履乃復入錢公怒其遲退之不令入
旣而召之府君歎曰所以就試者爲進其身也豈可受辱
如此哉而先大父年且老家務多府君遂棄舉子業佐大

父治家家益起初府君年九歲而先大母胥太孺人卒繼大母孫太孺人又繼大母李太孺人府君事之皆盡誠孝而大父昆弟三人仲季兩大父皆早卒府君待諸孤弟尤有恩禮然自斂樹生時府君年已五十有一其前者皆不得見而盡知之矣顧自其微有知識之日日趨侍府君於家而仰其容貌則見其溫然以和又儼然以莊也其於兄弟也與吾仲父異母以生同居以及老未嘗有一言之相責望也吾季父早世季母守節孀居其於府君未嘗有一事之不然於其意者也其於子孫也愛而教之加意以撫之然未敢有不敬恭於其側者也其日接於鄉之人也雖妄少年未有不肅然於其坐者也嗚呼此其外之大略可見者也抑其行事猶有能道者焉吾鄉家有贏穀者多積頭穀頭穀者人質貸其穀加息以償至來歲春夏間除其

息仍以本穀貸而吾家所積頭穀蓋盈萬石矣嘉慶癸酉
之秋府君與仲父謀曰吾田產足可業也而積穀又多遂
積而不已以多財遺子孫吾懼其爲不義也今歲頗不登
貸者艱償不如放之此兩利也仲父以爲然而所貸出穀
萬石盡放出不復收然府君平時治家纖嗇不忍妄費一
錢人或疑其吝及是放穀萬石一鄉盡驚有稱頌於府君
前者則徐應之曰吾年老力衰計自逸耳然自後府君果
益少事唯觀覽書史自娛尤喜鈔書積巨冊首尾端楷若
一無違誤者素善飲酒乃益召諸昆弟勸飲未嘗至甚醉
酒後滋益恭時時自鋤菜畦樹瓜果及課傭人治田必盡
其法子孫讀書訓課甚勤不多望以進取斂樹年十七時
補縣學生訓之曰汝今爲學校中士人矣士者行義必可
觀也可不勉乎臨終戒子孫曰願後世不失爲讀書善人

富貴非所望也。自府君之歿二十年間，鄉之人往往有歎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教我，我也我奉其教，以有今日之安也。」又有言者曰：「某某婚喪不舉，往貸於先生，必得所求焉。不以其貧故疑難之也。某與某訟，以厚質請貸，則不得焉。又力勸諭而已之。凡先生之行，皆此類也。」又有言者曰：「昔先生之存鄉之長者，常有所聽聞善言以教戒其子弟。少年之爲非者，不敢肆，今不然矣。嗚呼！此皆府君之實也。」府君諱達，惠字懷新，別自號曰研田。太學生按察司照磨職銜。以子敏樹候補教諭，得贈修職郎。生於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歿於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橫板橋之新阡。直家南十里。府君元配吾前母羅太孺人，生吾伯兄友樹，附貢生。繼配吾母徐太孺人，生吾姊適劉氏，次卽敏樹。道光壬辰舉人。

大挑二等候補教諭次吾弟庭樹縣學生孫男八人昌烈
昌煜昌耀昌輝貽孫慶孫似孫雨孫曾孫男十二人坦堅
均圭壩垣屋堂城坤域堪今吾伯兄與吾弟皆已卒世敏
樹幸侍養老母無能進取以圖顯揚惟思託賢人之文章
垂先型於不朽謹狀其實以俟文焉道光二十四年十二
月十二日不肖中子敏樹謹狀

梅伯言曰不虛美不繁稱能信其親於人者也拙撰表
文未知足稱高明否抑自竭鄰人之思矣

吳南屏亡弟雲松事狀

亡弟諱庭樹字雲松別自號半圃巴陵縣學生以道光十
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三十明年二月初五日葬於
近里彭仙塘祖塋之旁妻李氏子昌煊女二人適本縣何
氏郭氏孫期壇期與

先君子研田公行善於家鄉有上元梅郎中曾亮爲表墓
子三人長先兄石林先生諱友樹附貢生次卽斂樹亡弟
季也爲三叔父宗海公後先兄出前母氏年最長而吾母
爲先君子繼室生斂樹又最晚弟少斂樹二歲兄弟三人
雖異出年相差至相篤愛弟名後三叔父母皆已早卒實
無所爲異產別居者及先兄卒母氏念諸姪與余兄弟年
相若目指眾或難處乃命析產半以畀四姪而斂樹與弟
共其半焉鄉人驚爲義事斂樹頗好書不解家人生計弟
獨任之纖毫不以相關及有所欲物或他有所費無多少
則無不得者弟又絕有幹才處置畢惟相與怡怡母親之
側又從余讀書爲文字喜莖花木開小園爲樓臨之可三
里外望洞庭花樹繞樓下兩人讀且臥其中名樓曰聽雨
取章蘇州詩語也當時兄弟相顧以爲此樂可長有人世

問他可喜事卽不如志亦不足爲有無矣及余丙申會試
歸而弟已病則急爲延醫遠地又相從就醫長沙日夜守
視之疾竟不起敏樹蓋自是喪精失魄茫然視天地獨哭
荒山中凡三四年而僅能自活也惟時先母七旬望八之
年孤姪才二齡而又當強其所不能以治米鹽牛豕田穀
之務往時所欲學而爲者中遂廢棄春官試亦不能上而
意氣消耗終已不可復振凡以余弟之故嗚呼非敏樹之
有性情能厚於其同氣而然也惟余弟之賢而蚤死所以
困余者豈非其命也夫初弟爲叔父後有遺費錢千貫弟
所當獨得而不願有私財乃以創爲族人義學之塾尙有
餘病時顧我願以積置義田贍族人之貧者及弟死余檢
其籍則所與假貸皆姻戚不能促償而籍首自注所以放
息將爲義田之語余讀之痛而不知所爲先是義塾因舊

有公田稍增益之以起其事乃還族人田而弟子其費而弟所欲爲義田贍族人者至今未能就也弟之葬也余未爲誌其地域已隘而余終當相就欲別擇地而自營壙備焉近經兵亂不暇而弟子孫又頗宜善以葬家之說意未可遷易之遂定於此嗚呼亦余之命也夫咸豐丁巳之春寓家長沙遇孫芝房侍讀與言吾弟爲人及余兄弟不幸早相失所以爲憾者侍讀文章高世頃年罹其兩弟之戚蓋能以類憐余而知其情者因請表於亡弟之墓而爲之狀如此謹狀

續古文辭類纂十六

碑誌類一

續古文辭類纂十七

宋梅崖松溪令潘公去思碑。

公諱汝龍字健君湖州歸安人以乾隆丁巳進士令松溪
聰明肅仁接民於理令七年松溪大化其冬丁母夫人憂
去官民跣百里會哭匱下惟公孝思例不可留相與立祠
水南亭左並碑公績祠堂惟公始至設廳縣門受民書以
知好惡審其無私罷行之如奉上命始教俗葬禁停柩修
學宮改浚泮池如法易道路復廢井區建橋於津新賢祠
以示教嘗決疑獄道有棄屍究之立得殺者他所責罰民
皆自罪改悔感泣至爲位以視松有濞徵請蠲於上不得
則出己產代償松民歌之以訖於去令松七年家霽田廬
幾盡嗚呼可謂賢矣始公以名進士兄弟有聲京師說者
謂且官禁近經術輔佐天子閉不得通隨其大釋之於

一邑隄防滯蓄故其入民也深公難以憂去賢聲徹四方
他日去稱大政於 朝勸勞天下究其治迹發聞之處自

松溪始

朱梅崖太學生陳君墓誌銘。

嘗讀春秋傳及晉三大夫之葬溫未嘗不愀然太息也夫
諸子皆賢者當世所稱頌沒利而棄體讓如此夫子稱衛
公子荆之善居室豈虛哉至闔子文毀家紓楚齊人多待
晏平仲舉火者被皆柄國政戴於民上其恤民宜也乃若
身處幽側未獲仕而有憂斯人之心此果何爲哉韓子稱
仁形於色者其殆然耶嘗讀杜少陵李文公之文排其用
心謂庶幾近之然二公有其心矣而未必見諸行事也見
諸行事者其惟郭代公范文正乎惜乎今之世吾未見其
人也乃所聞同安陳君事可異焉君諱思敬字秦初號鶴

山同安登瀛里人也其先有均思者始居登瀛十六傳而至君君幼失母事繼母盡孝長而博學多通家積書四萬餘卷手校幾徧然喜名其要者大者嘗倡建大輪山高浦二書院自爲之辭勒石致其志也於辭習古人所爲通之制義或諷以不合於時弗顧也癸酉鄉舉中式額溢爲副時桂林陳相國以巡撫監臨見君名惋惜特甚主司亦深悔焉人以僥得而失歎君所守爲知命而學行聞於大人先生則誠必形之驗而君之自信不苟然也家故饒財諸從以才俊急自見入貲官內外者相屬君不以動意而好赴人之急蓋其自少壯至老由近及遠仁心爲質隨事自致以德於人者多矣今第書其一二爲徵其餘從可推也塾師劉歿家貧君歲周其乏如常時知劉者歎曰師亡而俸在亦異矣哉吳防禦煊出旗無依衣食於君歿殯葬之

而恤其子又爲亡友范如升立後改葬業師故肥鄉縣尹
庭思先生之喪資其孤孫讀書並爲授室何教諭蘭歿君
在省應試親爲營窆經紀其家朝夕汲汲若忘試事之及
也巖饑家乏粟出財轉穀於外以贍族至質賣世業以濟
行給義構義塚以爲常自奉甚儉生平未嘗衣綺紈晚年
用稍窘或勸君爲子孫計者君歎曰自古豈有豐齋常在
一家者耶子孫命亨宜自振吾知行吾意而已君與余友
葉君蔚文爲內外兄弟余嘗識其從兄中書君京師顧未
及知君也歸里後聞有持白金三千助修貢院者詢本末
始有意乎其爲人旣余承乏鰲峰再遇行鄉舉試意得見
君締交以足其素志而孤鳴珂忽持君狀奉幣請銘余誠
不意斯世失君之速也蓋君年五十有五非云短命而義
足以興俗勸厚利賴斯世故人欲其久而成也或見君以

財急人目爲漢之八廚夫黨錮諸賢雖以風義相高然嗚
濤依附張眾爲勢視獨行君子之風有閒矣若張邈際於
袁曹胡毋班厄於王匡雖姻舊且不能保豈足以望君之
從容乎君子四人鳴珂鳴珮鳴瑛鳴璫鳴珂出嗣伯兄以
某年月日葬君某地銘曰
眾之所棄兮君何營營道之孔迂兮君何獨行瘠爾室而
丰於志今日市義以自贏豈斯民之共責兮抑權勢之所
憑嗚呼賢哉兮今之古人

彭秋士亡妻龔氏壙銘。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朔彭績秋士具舟載其妻龔氏之柩
之吳縣九龍塢彭氏墓翌日葬之龔氏諱雙林蘇州人先
世徽州人國子生諱用鑿之次女處士諱景驥之冢婦嫁
十年年三十以疾卒在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之十二日諸

姑兄弟哭之感動鄰人於是彭績得知柴米價持門戶不能專精讀書期年髮數莖白矣銘曰

作於宮息土中吁嗟乎龔

彭尺木秋士先生墓誌銘

秋士先生之卒也客外甥張氏未逾月遷殯於墓越明年八月始克安厥兆其族子紹升爲之志志曰嗚呼先生之遇窮矣人之弔先生者未有不悲其窮者也吾獨謂先生之竹相之性有節有文落其實蓋季次原憲之流采其英亦元結孟郊之匹吾未見先生之窮也然先生終竟以窮死其窮者蓋在且莫間其不窮者無厓矣而又何悲焉先生彭姓績名其凝字更字曰秋士世爲蘇州長洲縣人高祖諱行先明季貢生有高行曾祖諱球祖諱志求父諱景駿母吳氏生母錢氏妻龔氏先卒無子嗣子曰以成其卒以

乾隆五十年正月丙子年四十四墓在吳縣九龍塢之原
銘曰

謂先生窈春草其丰幽幽長松歸乎其宮
羅臺山鄧先生墓表。

先生諱元昌氏曰鄧字慕濂不知其先何族之別也祖父
居贛州府城爲贛人云先生弱冠負志氣思以文章自名
爲制藝有師法諸老先生咸遜避以爲能年十七得未五
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嗟夫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
出入禽門忍不自返何哉自是澁心默坐以觀理飭言動
嚴視聽以劑習博攷圖籍約之程朱之遺書以崇其知端
本於閨門敦行孝弟勤睦嫺任恤之行以求仁殫然沛然
不沮於俗不疑於心澹泊和平以此自終贛在萬山中文
明所被者微矣宋周濂溪先生過化贛南未聞從遊之士

石韜人焉。明陽明王先生講學章門而雋始有何黃袁管
四先生出。至養愚李先生乃粹然一以朱子爲宗。其後易
堂九子以氣節文章聲海內。而中叔彭先生聲華至落窻
守學明禮。與程山謝先生相響答。近百年來高風寥邈矣。
而先生獨奮發於陳編蠹簡之中。成之以勇邁不回之氣。
佐之以堅苦廉毅之操。內外完樸。挺爲偉人。初雋都宋昌
圖以通家子謁先生。先生器之。館之於家。斯夕論學爲日
程疏記言動相交。摘一日昌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先
生適過窗外。駐聽之不覺淚下。而拜感動不能起。謂昌圖
曰。子勉之。毋蹈吾所悔。永爲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蓋先
生爲學誠切。日見其不足。且又以爲身欲至之。亦願人之
同至之也。身旣未至之。而尤願人之先至之而已。得步其
後也。故其友教人也。摯無智愚賢否。老耄苟近之。靡之靡

惟恐不力有田在城南先生嘗以秋熟視穫挾朱子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累累拾秉穗甚眾先生招之曰來汝毋然吾教汝讀書吾自量穀與汝歸羣兒歡爭昵就先生先生始則使識字既使諷章句以俚語曉譬之卒獲羣兒俾以爲先生且歸也夫先生與人之量則宏矣而未嘗雜以意氣孳孳爲善而未嘗有干慕名譽之思自甘樸學而恥垂空文以眩世蓋庶幾乎知至至之者乎先生以乾隆三十年閏四月四日卒昌圖以有高風嘗板先生之教以墓道之文屬有高聞命恐懼不知所以爲辭屏氣定息思先生爲學大旨粗有明於心者謹詮次之以表於阡後之君子將必有興感於斯文者

姚姬傳宋雙忠祠碑文

東海朱使君受命領兩淮鹽運使之次年謁於江都城

北宋制置使李公副都統姜公祠不乃進士民告之曰當
宋之季自荆襄而下城隳師殲降死相繼伯顏之軍南取
臨安阿朮之軍北圍揚州時惟二公忠義堅固竭力合眾
以守茲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勢不可終全二
公卒不肯降屈其志再卻謝后之書斬元使焚其詔以絕
他慮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弋羅憲據郡不降魏
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世猶愍其所處以爲弋
憲欲守而無所嚮異於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
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遷卒成其義槩可以壯
烈士之氣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天子
褻禮忠節雖親與聖朝爲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諡號俾
吏秩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侈壞歲久不修其於
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甚不足以稱

吾將率先筋而新之眾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
既竣工桐城姚鼐爲之銘辭曰

元維北方既脫金距瞰視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彼
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眾遷
誼不辱身死爲社稷生豈隨君旣得死所安於牀茵烈士
搏膺市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
新堂炯炯有翼其外神陟在天明曜剛大思蠲厥心來寔
來對

姚姬傳蕭孝子祠堂碑文

蕭孝子諱日曠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割脇割肝
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敢以
親遺體行危殆爲孝是固然也抑制之時微子去之比干
死而箕子奴而皆爲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
皆爲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爲不善非不聞有

禮誼廉隅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潰藩籬，蕩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爲善，亦若小人之爲不善也。發於至善而不可抑遏，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孝子旣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曰：日曠商出耳。殯孝子他室，奠則麻衰，經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虞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足感勸之，以成其德。士患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於虞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臨運使遼東朱使君至，修整祠宇，桐城姚鼐爲銘之曰：

親吟於席，子憂弗甯，親偃然死，子欲無生，親蹶然起而坵子形猶全，九鼎碎，彼管輅何究何思，一決於誠志存身滅，史豈言名德，褒恩薄以忍爲貞，千世萬世徠讀此銘。

姚姬傳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

公諱邁祖字紹聞定興鹿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有直諫
名久徵正明熹宗時嘗營救左魏諸君子之難天下稱爲
鹿太公者也大公生太常少卿繼善殉節死諡忠節忠節
子曰化麟舉鄉試第一居父喪歿人謂之孝子孝子之子
諱盡心公之曾祖也爲安邑令公祖諱賓仕 本朝爲陝
西道監察御史考諱聖構 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
吉士授編修以四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二十九
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夫人王氏先卒子二琪
廩膳生次預早卒以乾隆三十二年某月日葬公及夫人
於江村祖塋之側銘曰

鹿氏在明忠孝久稱有肖無替累以世嗣魏副使公彪文
質始作詞臣究通經術匪曰能言而允行之以學事君

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辭譽君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
帝城周闕殷廣閉杜謁言按邪伐黨給事於中掌禮吏科
審較牘奏詳而不苛轉運奉使湘湖之南舉吏放手民則
弗堪覈正斗角公以躬監正稅罔贏誅責貪憚有盜殺人
吏論如法撫軍卻之謂不當執罷按察使而令公攝將軌
律令意授感憤或旁譖公公曰不可佑賊詭正甯禍及我
言忤上官解其柄持改任川北界以疲羸親入山林掘盜
根株哀問民生慰恤瘠枯直時軍興征金川醜以馬濟軍
百城交走或應於前而乏於後歸罪邑令大吏藉口公曰
憊矣非令之咎予以身任遂遭彈奏吏籍其家敝几芻豢
怨嫉之徒媿感嗟吁 詔荷公核以重軍罰大吏愾公勸
公私脫公曰詔乎脫余則爲苟非君命敢何以欺卒朝夕
荷西師隨罷既有定功公亦蒙赦公之在官疑疑闕毅公

之在家愉愉孝弟歸遭父喪以毀受病秉道終身卒懿於
正有懿夫人飭身約己佐公清節誼不爲侈同穴江村高
墳磊砢我銘直諒以厲媿姍

姚姬傳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君諱曾敬字塏似桐城張太傅文端公之曾孫禮部侍郎
諱廷璫之孫翰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年一十一中乾隆
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自文端至君爲翰
林四世矣是時君家太保交和公解爲相歸而侍講及羣
從在朝爲翰林者四人君年最少材器通美究識古今事
宜國家典故而持己清峻人謂君且繼其家兩相國後也
君爲檢討十餘年值御試翰林名列第五進侍讀充日
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又值試
翰林列第三當進官詔特褻君而未及遷自有記注官

君家世職之及君尤講正體例嘗獨任一館之事諸城劉
文正公爲掌院匆歎異君君疾士大夫散骸隨俗節槩不
立欲以身正之見於辭色眾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
考官有公廉名逮己丑科會試復同考時武進劉文定公
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較他房多且再倍君又
以曠然獨立稍自喜也於是榜發磨勘有摘君所薦舉人
梁泉卷疵類數十當斥革吏遂傳君法革職提問會考驗
無纖毫私狀而梁泉故鄉舉第一 詔卒復梁泉舉人君
雖釋罪而竟廢矣於是惜君者莫不咎當時議君之重而
謂兩劉相國竊知君賢而不能爲一言於上而顧使疾
君者得其快嗟乎君進非人所得拔君退非人所得沮天
則使君仕不究其才而志不信於世也而何咎邪其後帝
以 萬壽加恩復五品頂帶歸主晉陽紅漢大梁三書院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女姚氏
生一女適孫起沂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良側室生子元
襲元衰其亡也長子才十二歲君少而孝友持喪以禮於
族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盡其勞謀之必竭其慮雖
疏遠以急投之必應乙亥之歲江南饑君居侍講憂在里
倡捐米出賑卒糶晝夜營之以活一縣之眾又以糶餘錢
積穀以待歲祿今吾鄉所謂永惠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
體尤好古人文章託意深逸而不比於時者仕方巖而爲
詩示余多情慨深鬱之詞蓋其所志遠矣君與余家世姻
少相知又嘗重余女君喪之歸也余旣以辭祭而哀之乃
復爲其權厝室銘曰

綺組會者。絲邪而孰爲之。機邪鳴者。匏簧邪而孰喻以揚。
邪物或以冬祭。或盛夏而先零。孰主是而爲之。虧成以盛。

族有君志則抗而節弗汚。既驚而驚而躓於中路。茫乎吾
奚知其故。維紀其人而如可以呼。

姚姬傳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

君諱朝字潞川秦州人也。其先姓侍。其明初去。其稱侍氏。
曾祖諱念祖。祖諱震。考諱衛。皆諸生。而祖考得贈如君。官
君少孤。好學。無師友之助。而於古文辭詩歌四六。諸體皆
習而能之。始冠。得鄉舉。初聘秦州沈氏。沈氏女不幸得瘖。
疾。其家願無嫁。請君他娶。君不可。卒與處。無嫌惡。且千年
沈氏卒。而後娶江甯鄭氏。人以爲難。君內行。修外。重交遊。
有死生之誼。而性情急聞人。一善稱之。不容口。惟恐世不
及知。及見行有失道理者。亦切齒忿怒。若不可須臾共處。
世者。然故世亦以此過君。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當就吏
部。選知縣。君曰。吏事非吾所堪也。後國子監缺丞。詔大

臣於進士中選得君君任職以不阿上爲節有共事不合
君者君不能堪卽日引疾去久之會修四庫全書大臣有
知君之才奏爲校勘官旣而爲總校君校書數倍他人而
最精當乃命爲庶吉士是時君已得疾而讐闕不懈乾隆
四十二年塲生於首秋七月晦竟卒年四十九無子女
嫁者一幼者二其弟臣仕浙江亦未有子君妻弟鄭君厝
君甘泉之西山以待臣生子而後之孫知君最久故爲銘
銘曰

山璞瑤琨器則侈也龍淵太阿銳則折也嗟子忼忼勇言
義也子以自居甘與躡也日暮延登才未竭也天生不與
之年死不與之繼世也芴兮以託於茲吾辭以志也

姚姬傳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君諱九皋字絜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寧康熙庚

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
君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
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冲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爲
君子也嘗踰嶺至建甯謁朱梅崖而受其爲古文之法於
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鼎之陋君嘗
渡江至懷甯見鼎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而自傳以
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於子弟及鄉之雋才
又授於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鼎蓋新城數年中古文
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
古文之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自得失命也君
竟以乾隆庚寅科得舉辛卯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
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
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遠終養乃出就

官是時。解。問。高。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違。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謁。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口。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既。廉。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願。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龍。聞。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於。官。年。六。十。三。娶。楊。孺。人。生。四。子。肇。熊。肇。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殖。君。文。曰。山。木。集。

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

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錄銘銘曰

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
魯君其行企矩其文蹈雅卒寘德在真而士與其庭字其
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姚姬傳汪玉飛墓誌銘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舍宋儒
程朱之所道以爲學舉不足以云學也晝動而暮休必考
一日所爲得失離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爲戒勸事其父兄
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通以古人之意見者未
嘗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場屋之文必求發古聖賢之
旨而不爲苟美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
余德薄不足爲生益然生親余尤至相見論說依依者幾

三年而生遽死生故有路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
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間忽大甚至失音余方歸里亟以
爲憂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
生嗟呼使生不死必追逮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亡
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世學者惟余而已生年二十
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六歲妻楊氏割肱療生不愈終
爲瘞而守之余爲擇攝山東南故曇花寺址右阜葬生而
爲銘曰

古秣陵明南畿粵汪生挺產茲名兆虹字玉飛聖不作望
縉哉負有轍崇有階連勸志胡弗幾抗發塗驟駿材芒天
乎理則乖痛無沫伐石埋翳姚鼎綴此辭

姚姬傳袁隨園君墓誌銘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

園江甯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
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
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
鉞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
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
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
知縣最後調江甯知縣江甯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
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回避事無不舉矣
旣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甯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甯
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
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
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逸一發於
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

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樞檻器具皆精好所
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
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
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
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倣其體故隨園
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
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
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
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
吾邑有年少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甯
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甯市中以所
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
更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

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旣而側室鍾氏又生子
遵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
己祠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祠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
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甯從君遊最久君歿遂爲之
銘曰

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
海邦藹如其沖其產越中讖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
銘是幽宮

雅潔

姚姬傳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
山東有所訶察其役攜徒眾持兵刃於民間陵虐爲暴
數縣莫敢何問至青州博山縣方欽博恣肆知縣武君

卽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
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
而率多徒何也卽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卽以
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
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職博山民老
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
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
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億字虛谷懷師人
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
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
考證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 皇帝在藩邸
聞君名及 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
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

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洎於江甯爲文使歸揭諸墓上
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
二月桐城姚鼐表

著墨不多精光炯然

姚姬傳贈文林郎鎮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誌銘。

婺源之黃村有孝子曰黃君獎字譽侯君之祖曰大珙考
曰鴻其祖以上蓋嘗富矣至其考而大落兄弟皆無以生
遠爲幕客於蜀中去時君數歲十餘年不通問君冠乃走
蜀求其父備經艱困得見於重慶父已病風痺矣君乃於
重慶一石崖中居以課童子爲養踰年父終無貲不能以
喪歸始其父募得巴縣江北地爲義阡及歿君遂葬之於
巴成家立碑而去依其世父未幾其世父亦死君自是流
離漂泊於川東西無不至常於峨眉重嶺中值大雪迷道

入無入地釃不能行自分必死忽一丈夫至予之菽麥餅
數枚曰竟此可以至通路矣由是得生遇歙商謝氏素知
君孝延爲童子師卒從謝氏得東下江南至蕪湖君時年
已六十矣始娶婦於蕪湖顏氏而同歸婺源其母程孺人
已前卒祖以下猶有期功親六人未幾盡喪君拮据營其
喪葬其妻顏孺人亦賢女與嗣敝屋忍飢凍而樂爲善僅
一子能讀矣則謀之甚嚴如是十餘年子燁以拔貢生入
都廷試特命爲陝西知縣遂以鎮安縣知縣 覃恩封
君及顏孺人輝乃請養以歸歸後又三年爲乾隆四十七
年七月二十八日君卒年九十有六又後二十一年爲嘉
慶八年正月十九日顏孺人卒年八十有六嗟乎如君生
平所遭困厄且數十年使竟隕喪或雖不死而無後則世
亦無由知君矣而卒於衰老之後得妻子身以上壽終者

天之欲表潛德也夫天且重之而况人乎君子輝以某年
月日葬君某原姚能爲之銘銘曰

陟山沂水求親萬里以瀕於死身危家圯茹荼若醴卒以
有子升爲命士述之可歸揚之無既

姚姬傳蔣君墓碣

君諱知廉字用恥翰林院編修歸山蔣心餘先生士銓之
長子也編修以才稱天下矣君少繼有才名能文工作書
乾隆四十二年爲選拔貢生從編修京師編修大病割臂
和藥一進而愈君鄉試屢不錄以磨錄勞授州同知發山
東署臨清州同知吏事甚辦辦獲盜之不實者執之力卒
獲真盜果如君言值水滸君行視救溺者中溼未幾卒年
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當余在揚州時編修君赴都過揚
州相見君以拔貢將入試與其弟偕從時丹徒王侍讀有

家僮善歌吹笛而編修工爲曲嘗成曲俾以笛歌吾曹相
從飲酒聽歌極樂以君年少不呼使與也第見編修有子
英秀侍側共言其可慶而已後未十年聞編修歸里旋歿
又數年而君亡余頃居江甯君之子立中來求爲文紀君
其年已逾君始遇余之年矣人世之速而才者之不可留
如此悲夫君才旣足稱歿後其幼子立萬之生母賈氏卒
繼以從今從君葬是亦可紀而余又感思生平故舊乃書
其略俾立中碣君墓上云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書

姚姬傳亡弟君俞樞厝銘

先贈大夫三子長鼐次訐次鼎訐字君俞幼於余八歲嘗
以一鐙環坐三人而讀書其時家貧甚中夜余歎以爲聚
讀之樂不可得而長也君俞聞而悲獨甚余二十二歲授
讀四方以爲養既孤又仕京師使兩弟侍太恭人於家久

者十年或四五年兄弟不相見君俞獨以應順天鄉試閒入都每來學加充識加明行加慎余輒喜其初病目幾瞽及愈而作眞行書甚工余益以喜然君俞數困場屋後以監生試吏部得吏目職於是君俞意彌不憚值南冒李侍郎督學浙江邀之同往侍郎事或不當君俞輒諫之其夫人聞之太息而稱爲益友也君俞聞余歸里遂亦歸逾年丙申歲夏六月感暑疾初如甚微夜不能言旦遂歿嗚呼余不孝不友不能亢其家君俞存余冀其有以爲太恭人慰也君俞亡余其斷棄也已君俞娶張氏再娶倪氏一子三歲名曰恩余惡知能卒使其成立邪銘曰

貌碩以豐氣寬以有容宜達而窮閔期卅八而奄終天平人乎宗之不振乎厝汝以近先君乎知我言哀者鬼神乎姚姬傳建昌新城陳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建昌新城楊氏 贈朝議大夫諱大炳之女適同
邑陳氏舅曰 贈資政大夫諱世爵姑曰魯太夫人夫曰
乾隆戊辰科進士 封資政大夫諱道子五日分巡金衢
嚴道守誠太平府知府守貽舉人候選內閣中書守中江
蘇按察使守訓舉人候選中書守譽女三壻曰舉人內閣
中書楊尙鉉監生涂志紉魯勳孫二十四曾孫二十七元
孫三封大夫以學行稱於世成進士後不仕而修於家世
謂之凝齋先生太夫人之始歸也能承舅姑以得其歡能
任家事以佐凝齋使專志以成其業存能事以禮亡能述
其志以厲其子孫子仕爲司道郡守矣太夫人能持禮法
於家衣服飲食不侈以踰以廉正勸其子者見則數言遠
則數書於族黨之貧者能約己而厚恤之年七十時諸子
方謀爲樂飲燕會太夫人使止而以其財設義倉於近鄉

以濟農者擬齋先生講學守宋儒法不言仙佛太夫人亦樂善而不取福田利益之說後擬齋三十年而卒爲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年八十四其時長子觀察四子提刑先喪而太夫人顧目見其孫觀曾孫希祖皆成進士爲部主事孫煦吉冠曾孫希曾皆爲舉人而希曾爲江西鄉試榜第一太夫人歿後三年以第三人及第爲編修其餘多文學可觀者人謂封大夫及太夫人植德不懈足與其家宜其後之昌也乾隆五十九年某月日合祔封大夫墓余於太夫人子知其伯仲少客南昌及見擬齋先生而太夫人孫用光從學余爲文故得其家世素行宜爲之銘銘曰

維清有道天予鉅祥 帝見元孫福錫四方母儀江嶺秉德柔正秀苗曾元 國庥家慶夫以儒興子有治聲慈惠

鄉問人樂其榮荷塘之野夫人之墓山周水回宜祔永固
姚姬傳章母黃太恭人墓誌銘

太恭人桐城黃氏處士諱貞吉之女適章氏爲 贈中憲

大夫松太兵備道諱某之家婦 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

道諱天祐之妻生二子長曰東桂爲候選州同知次日攀

桂爲江蘇松太兵備道獲以其官贈祖考以太恭人封妣

者也太恭人年三十三而寡舅姑老且疾矣而子甚幼逾

十餘年又喪夫之弟太恭人能晝夜勤苦操作以殖其產

又能上盡奉養以及舅姑之終下撫教稚弱以至於壯祀

先人嗣親舊應賓客皆盡恩誼人謂章氏一婦任二子事

也其後攀桂仕爲涇源知縣擢知鎮江江甯府監司蘇松

皆迎太恭人於官舍諸孫屢與鄉舉矣人皆榮之太恭人

被服自奉之具不加於其素而修治先廟墓餽遺族黨濟

人乏匱則每進而廣焉乾隆五十年江淮大旱民死亡相繼太恭人適在里覩大哀之盡分藏廩於族戚故舊以書速子於浙江購山芋玉米數千石雜錢米濟賑所費萬金攀桂迎之官不可曰吾去若飢者何於是攀桂亦遂請養歸逾再期乾隆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太恭人卒年八十有一卒而來哭者填戶曰微夫人吾死久矣孫五日夢橋甫雜極雜桓雜棟曾孫四初太恭人頗通形家說與其子營葬夫贈中憲於縣東南蟾子湖之北原命曰異口勿啟祠以驚神靈其子乃爲卜宅於縣西二姑峰之麓登其巔以嚮蟾子之湖明如趾下太恭人乃喜以卒之次年十二月某日葬銘曰

施則侈也於己苟完有子承之其惠以殫山之歛也中有原趾出石泉湛甘寒首於西北嚮東南開德人居之固且

安載辭堅石永不刊

續古文辭類纂十七

續古文辭類纂

卷十七

五九